

明通鑑

庚子孟春

上元李遜齋題

明通鑑卷五十

江西永寧知縣盧塗夏彥編輯

紀五十

起元默敦祥盡昭
陽協洽凡二年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神聖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

嘉靖元年春正月癸丑享太廟 己未大祀天地于南郊是日清甯宮後殿災壬戌尙書毛澄等言陛下郊祀甫畢禁中失火密邇青宮變不虛生宜應之以實法成湯之自責效周宣之側身思禮樂教化之戒愆念慶賞刑威之有失充其懼災憂患之心以致夫順天悅親之實上曰上天示戒朕心兢惕當與卿等同加修省以回天意先是上手敕加興獻帝后皇號楊廷和等偕禮官執奏一時廷臣諍者百餘人皆言稱皇非是且請斥張璁等邪說俱不報至是殿災廷和等因言興聖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大災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亦言天有五行火實主禮人有五事火實主言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禮不興今之火災廢禮失言之所致也上不得已乃勉從眾議諭稱孝宗爲皇考慈壽皇太后爲聖母興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

據明史本紀因清甯宮災奉連書之卽三月頒詔之文也證之實錄並無此語蓋傳論之言後始行之

方科道官之論諫也給事中安磐謂興爲藩國不可加于

帝號之上獻爲謚法不可加于生存之母本生所後勢不俱尊大義私恩自有輕重會廷臣多力爭俱下所司知之 己巳甘州軍亂殺巡撫都御史許銘焚其屍銘之死也實總兵官李隆以私憾嫉部卒殺之而以銘酷

刻激變軍士報聞尋擢陝西按察使陳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庚午以火災風霾遣官祭告天地宗廟

社稷敕百官修省 二月己卯耕藉田

據明史本紀是月己卯耕藉田證之實錄成實遺官祭先農亦不載己卯親耕藉田事而明書則系之三月乙卯今據本紀

丁

酉召何孟春爲吏部右侍郎孟春巡撫雲南平叛苗有功上卽位遷南京兵部右侍郎半道復被召佐吏部先是孟春在雲南聞大禮議起馳疏奏曰臣惟前世帝王自旁支入奉大統推尊本生得失之迹具載史冊宣帝不敢加號于史皇孫光武不敢加號于南頓君晉元帝不敢加號于恭王抑情守禮宋司馬光所謂當時歸美

後世頌聖者也哀安桓靈乃追尊其父祖犯義侵禮司馬光所謂取譏當時見非後世者也儀禮喪服爲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傳曰何以期也不二斬也重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夫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私親聖人制禮尊無一上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則不得專于此故也今者廷臣詳議事猶未決豈非皇叔考之稱有未當者乎抑臣愚亦不能無疑禮生日父母死曰考妣有世父母叔父母之文而無世叔考世叔妣之說今欲稱興獻王爲皇叔考古典何據宋英宗時有請加濮王皇伯考者宋敏求力斥其謬然則皇叔考之稱豈可加于興獻王乎卽稱皇叔父於義亦未安也經書稱伯父叔父皆生時相呼及其既沒從無通親屬冠於爵位之上者然則皇叔父之稱其可復加先朝已諡之親王乎且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自太祖傳至孝宗孝宗傳之先皇帝特簡陛下授之大業獻王雖陛下天性至親然而所以光臨九重富有四海子子孫孫萬世南面者皆先皇帝之德孝宗之所貽也臣故願以漢宣光武晉元三帝爲法若非古之名不正之號非臣所願于陛下也及孟春官吏部則已稱興獻帝后及本生父母遂中寢 壬寅以巡撫湖廣副都御史席書爲南京兵部右侍郎初書自戶部員外陞外任武宗時歷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屢遷福建左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上改元改南京兵部右侍郎江南北大饑奉命振江北令州縣十里一厰煮糜哺之全活無算方書在湖廣見中朝議大禮未定揣上向張璁霍韜因獻議言昔宋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出爲人後今上以興獻王長子入承大統英宗入嗣在衣衣臨御之時今上入繼在宮車晏駕之後議者以陛下繼統武宗仍爲興獻帝之子別立廟祀張璁霍韜之議未爲非也爲今日議宜定號曰皇考興獻帝別立廟大內歲時祀太廟畢仍祭以天子之禮似或一道也蓋別以廟祀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隆以殊稱則至愛篤而本支不論尊尊親親並行不悖至慈聖宜稱皇母某后不可以興獻加之獻諡也豈宜加于今日議既具會中朝競詆張璁爲邪說書懼不敢上而密以示桂萼萼然其議 三月辛亥弗提衛獻生豹卻之 甲寅上幸太學釋奠于先師孔子 丁巳上慈壽皇太后尊號曰昭聖慈壽皇太后武宗皇后曰莊肅皇后戊午上皇太后尊號曰壽安皇太后興獻后曰

興國太后攷異明史本紀所載尊號年月皆據實錄而是時稱母后曰興國太后蓋以廷臣言興獻法不可如于生存之母據此則去年十月之稱之爲興獻后明矣明史毛澄傳于去年十月下書興國太后蓋紀載之誤王戌頒詔天下也今改正

論曰考孝宗遂不得不以武宗爲皇兄而以武宗爲皇兄遂爲稱莊肅皇嫂張本楊廷和等之初誤于草遺詔兄終弟及一語及草卽位詔直稱奉皇兄遺命入奉宗祧于是考孝宗兄武宗之議起矣不知世宗所承之統在武宗不在孝宗今舍武宗而考孝宗是滅武宗世次也成帝無子故以哀帝爲嗣而考成帝仁宗無子故以英宗爲嗣而考仁宗今孝宗自有子武宗既考之于前而世宗復考之于後是使孝宗有子而無子也況兄終弟及爲同父者言之耳而遺詔中以爲倫序當立則喪服小記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之例也故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祭之就其祖而已據此則宗子孤爲殤者不得爲之立後故族人以其兄弟之倫序相當者求爲殤之父後不爲殤後此卽春秋子般卒之例也子般乃爲殤未踰年而死者故閔公嗣位爲莊公後不爲子般後若僖公之繼閔公則成君也成君則宜爲之後不得仍後莊公春秋之義亦如此今武宗身爲天子十有六年一旦以無後而傳之世宗何至楊廷和毛澄等夷之于宗子爲殤之列使世宗但以其倫代而不爲之後又于孝宗之宜入祖廟者而禰之于

是考孝宗而皇兄皇嫂之稱遂不得不出于此自此爲有明一代故實而莊烈尊熹宗后爲懿安皇后稱之曰皇嫂實自廷和等兄武宗一議啟之而徵之于禮實未見其然也

甲子廣西荔浦縣賊流劫桂林陽朔等處殺臨桂縣主簿曹時古田縣典史陳祚命填巡官督兵捕之 戊辰遣官詣安陸上興獻帝尊號時命禮部侍郎賈詠題神主詠題神主曰興獻帝神主不稱考及叔亦不叙子名朝論是之 壬申論定策功封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皆爲伯費宏蔭一子錦衣衛指揮皆世襲禮部尙書毛澄加太子太傅蔭一子錦衣衛廷和等五人各累疏懇辭皆溫旨褒答不允已復力辭至以去就決之始命改蔭錦衣衛等官廷和等仍堅辭不受給事中許復禮張九功等御史汪良貴秦武等及兵部主事霍韜各交章奏封爵武蔭非諸臣所安宜聽辭免尋許改蔭文階廷和澄以議大禮不合上意數求去而御史張鵬請罷

蔣冕趙永亨又詆石琚不可掌銓衡二人亦求去朝議不平乃復以溫旨諭留以是諸臣竟不敢拜命云 初詔罷額外貢獻是月中都填守中官張陽復貢新茶給事中張紳言陛下詔墨未乾旋即反汗人將窺測朝廷玩侮政令且陽名貢茶實雜致他物四方效尤何所底極請守前詔一切罷之報可 夏四月癸未禁廣東看守珠池及市舶太監不許干預地方事務 壬辰命各邊巡按御史三年一閱視軍馬器械著爲令 丙申罷

甘肅總兵官李隆隆以私憾戕害撫臣許銘時陳九疇尚未至陝西巡按御史喻茂堅發隆罪狀乃褫職命逮勘以聞 戊戌上御經筵 己亥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疏辭封爵初守仁以功爲內閣所忌受封之日諸同事有功者惟吉安守伍文定當上賞擢至大官其他皆名示遷而陰黜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比歸丁父憂乃疏辭封爵乞錄諸臣功且言殃莫大于貪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惡莫深于襲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

之恥四者備而禍全臣之不敢爵非以辭榮也求避禍耳不允所錄功亦不報 疏辭封爵 奏異據年譜文成以正月辭封爵此據其在越上書之月也實錄載守仁辭封于是月己亥蓋卽年譜正月所上疏也惟實錄但載辭封不允而明史本傳則載乞錄諸臣功于丁父憂之下證之年譜乞錄不允乃在七月訟冤之疏今分書之

是月起致仕都御史林俊爲工部尚書未至會刑尚張子麟致仕乃改俊代之以副都御史陶琰爲工部尚書 五月己酉以迎立功封駙馬都尉崔元爲侯外戚邵喜蔣輪皆爲伯時元等因閣臣皆辭封爵亦疏辭科道官及吏部均請宜聽辭免以慎重名器保全戚里不允 六月丁丑大學士楊廷和等上言近以暑日傳旨經筵日講俱暫免又免午奏臣等職司輔導實有未安伏乞宮中無事不廢讀書其大學尚書容臣等接續前日

所講讀者量進起止仍不時御文華殿召見臣等俯賜訪問上是之已而編修湛若水亦以爲言俱報聞 是月南京禮部尚書章懋卒懋告歸後屢起爲南京太常卿及南禮部侍郎皆不就言者屢陳懋德望詔有司歲時存問上嗣位卽家擢是職仍致仕方遣行人存問而懋已卒年八十六贈太子少保諡文懿懋爲學恪守先

儒訓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予弗暇有賴之著述者曰先儒之言至矣及其繁者可也通籍五十餘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世皆高之 禁內官弟姪母得官錦衣衛世襲著爲令 是夏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自家還朝道聞大禮議未定乃上疏略曰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君子論事當究名實竊見近日體官所議有未合平人

情未當乎名實一則守禮經之言一則循宋儒之說也臣獨以爲不然據禮經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爲是禮者蓋謂有支子而後可以爲人後未有絕人之後以爲人後者也今興獻帝止生陛下一人別無支庶乃使絕其後而後孝宗豈人情哉且爲人後者父嘗立之爲子子嘗事之爲父故卒而服其服今孝宗嘗有武宗矣未嘗以陛下爲子陛下于孝宗未嘗服三年之服是實未嘗後孝宗而強稱之爲考豈名實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合于禮經之言也又按程頤濮議謂英宗旣以仁宗爲父不當以濮王爲親此非宋儒之說不善實今日之事不同蓋仁宗嘗育英宗於宮中其不同者一孝宗有武宗爲子仁宗未嘗有子也其不同者二濮王別有子可以不絕興獻帝無別子也其不同者三豈得以濮王之事比今日之事哉爲是議者未見其善述宋儒之說也若謂孝宗不可無後故必欲陛下爲子此尤不達于大道者也推孝宗之心所以必欲有後者在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而已豈必拘拘父子之稱而後爲有後哉孝宗有武宗武宗有陛下是不絕祖宗之祀不失天下社稷之重矣是實爲有後也且武宗君天下十有六年不忍孝宗之無後獨忍武宗之無後乎此尤不通之說也夫興獻帝當父也而不得父孝宗不當父也而強稱爲父武宗當繼也而不得繼是一舉而三失焉臣未見其可也且天下未有無父之國也譬瞽殺人舜竊負而逃今使陛下舍其父而有天下陛下何以爲心哉臣知陛下純孝之心甯不有天下決不忍不父其父也孟子曰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豈有子爲天子而父不得稱帝者今日之事臣嘗爲之說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興獻之異羣庶在稱帝而不稱宗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不得稱宗者以實未嘗在位也伏乞宣示朝廷復稱孝宗曰皇伯稱興獻帝曰皇考別立庶祀之天然後合于人情當乎名實非唯得先王制禮之義抑亦遂陛下純孝之心矣報聞

攷興獻夫上疏在是年之夏見明史本傳而傳中以爲革疏未上辨見後

秋七月丙午免江西去年被災稅糧 戊申御史汪珮疏陳十漸其略言陛下初卽位天下忻然望治邇來漸不如初初每事獨斷今戚里左右或潛移陰奪初每事咨訪大臣今禮貌雖隆而實意日疎初罷諸不經淫祠今稍稍議復初屏絕玩好今教坊諸司或以新聲巧伎進初日覽奏

章今或置不省輒令左右可否初釐革冗食冗費今騰驤勇士不行覈實御馬監數亦無稽察初裁革錦衣冒濫今大臣近侍以迎立授世蔭舊邸旗校悉補親軍初中官有罪懲以成法今犯者多貸死舉朝爭之不得初中官有過不復任用今鎮守守備營求易置倖門復啟初納諫如流今政事不便者言官論奏直日有旨詔詆拒人疏入上頗納之未幾出爲河南副備

致異汪珊事增明史余弼傳中特書云元年七月蓋本實錄也今据實錄日分

己酉以南直隸江西浙江

湖廣四川旱災詔各撫按官講求荒政積穀預備事宜

逮濟甯管閘主事陳嘉言下獄先是太監溫祥賈冊寶詣安陸還訴嘉言欺侮上震怒遂命錦衣官校逮問尋御史沈灼陳四漸末言嘉言不宜逮上怒其黨護奪

俸辛亥兩廣盜起命總督都御史張嶺討之丙辰甘肅巡按御史奏正德中寇入蘭州指揮張瀛與所部

總旗施二俱力戰死請追賜贈卹兵部議從之仍令有司祠祀甲子大同軍士以告餉率眾譟欲爲辭提

督侍郎臧鳳巡按御史張欽捕首惡張的祥等請寘之法戶兵二部議以宣大二鎮糧餉久缺以致軍士爭呼

宜且撫之上命法司會議謂近年主將因循驕兵脅制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彊悍自

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詔僇其首禍者五人以徇己巳南京暴風雨江水涌溢郊社陵

寢宮闕城垣吻脊欄楯皆壞拔樹至萬餘株大江船隻漂沒甚眾直隸鳳陽揚州廬州淮安等府同日大風雨

雹河水泛漲壞官民廬舍樹株溺死人畜無算

致異明史五行志系之七月實錄則己巳也二申錄書七月二十四日戊辰至次日己巳蓋是月乙巳朔與實錄合

庚

午刑部尚書林俊言宮中府中俱爲一體近年各內臣犯法屢詔免逮問惟下司禮監勘治非祖宗法也請自

今內臣所犯悉下法司明正其罪如所論不當自可明正法司之罪疏入報聞而已俊起用年已七十寄止朝

房示無人居意數爲上言親大臣勤聖學辨異端節財用朝有大政必侃侃陳論中外想望其風采是月王

守仁再疏辭封爵爲諸臣訟冤其略曰宸濠變初起勢焰猖熾人心疑懼退阻當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

徐璉戴德孺諸人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瑛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津傅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必劉

守緒王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修鄒守益御史張鰲山伍希儒謝源等或摧鋒陷陣或邀邀伏擊或贊畫

謀議監錢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詹千戶

謀議監錢經紀所謂同功一體者也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詹千戶

王佐等或詐爲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爲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今聞紀功文冊改造者多所刪削舉人冀元亨爲臣勸說甯王反爲奸人構陷竟死獄中尤傷心慘目負之冥冥之中者今臣獨崇封爵而此同事諸人者或賞不行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閑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臣竊痛之奏入卒寢不行初上嗣位言者交白冀元亨冤出獄五日卒故守仁及之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泉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僚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仍囚服手不釋麻泉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爲之悚然八月己亥釋李夢陽于獄初夢陽罷歸益跡

弛負氣治園池招賓客射獵爲娛自號空同子名震海內宸濠反誅御史周宣劾夢陽黨逆遂被逮坐前作陽春書院記削籍頃之卒庚子以南京災異赦羣臣修省九月丙午巡按江西御史程啟充得逆濠通蕭敬

陸完等私書內有守仁可任江西巡撫語因極論蕭敬張銳等竝劾守仁陰謀黨惡素與交通請追奪封爵戶

科給事中汪應軫上書明守仁功而刑部主事陸澄亦上疏爲六辨以折之然上知守仁功不問是年七月

蓋因文成再上疏辭封爵類記之也今據實錄在九月丙午而實錄但有汪應軫上書論守仁功其下文向信再劾稱應軫與守仁同府澄係其同生即陸澄也是實錄上文漏去刑部主事陸澄六字今據年譜增

戊申刑部尙書林俊以災變奉諭修省因上言今日之最急者惟取法祖宗躬行節儉茲大婚屆期六禮之儀

固不可缺中外賞犒爲費尤多時絀舉羸其何能濟臣願一切罷省務崇儉以爲天下先詔衰納之己巳吏

部聽選監生何淵上言請權以禮制量立世室于太廟東北之地奉與獻帝之神如周祀文王于世室遺意則

陛下四時躬祭而事生事存之心始得以自盡太后于秋萬歲後亦得配食太廟于無窮不必遠耐安陸矣上

然之命所司會議以聞辛未立皇后陳氏先是昭聖太后爲上選婚臺官言大名有佳氣乃求得大名府元

城縣學諸生陳萬言女迎入宮至是遂冊立之萬言先授鴻臚寺卿尋陞爲中軍都督同知后母翼氏封夫人

給誥命冬十月辛卯以南畿湖廣江西廣西災傷重大命所司發倉粟並戶部發帑銀二十萬兩分道振之

仍各蠲免稅糧有差壬辰敕羣臣修省甲午刑科給事中張紳言中官出鎮非太祖太宗舊制景帝遭國家

多故偶一行之謂內臣是朝廷家人但有急事令其來奏乃往歲宸濠謀叛填守太監王宏反助爲逆內臣果足恃邪時平則坐享尊榮肆毒百姓遇變則心懷顧望不恤封疆不可不亟罷之上是其言後張孚敬爲相竟罷諸填守內官其論實自狎發之云 乙未禮科給事中章僑言三代以下論正學莫如朱熹近有倡爲異學

者樂陸九淵爲簡捷而以朱子爲支離宜嚴禁以端士習御史梁世鏐亦以爲言上是之詔禮部國子監及各提學官申其禁 丙申免山西被災州衛稅糧 十一月辛亥總督兩廣軍務張貴討廣西賊平之 丁巳刑

科都給事中劉濟請定行刑時限時太監廖鵬父子及錢甯黨王欽等皆以從逆論斬鵬等實緣中人冀脫死濟因言自來死囚臨斬鼓下猶受訴詞奏上得報已及日旰再請而后行刑則已薄暮殊非與眾弃之之義乞

自三請後鼓下不得受詞鵬欽等罪甚當幸陛下勿疑詔自今以申酉行刑鵬等竟緩決欽復以中旨免死濟力爭不聽 戊午陞修撰舒芬員外夏良勝等十五人官及編修費宋王思等皆加陞俸以旌忠直從吏部之

請也 庚申壽安皇太后邵氏崩初興獻之藩太后時已進封貴妃留京師及上嗣位太后已老目眚矣喜孫爲皇帝撫之自頂至踵至是崩上尊諡曰孝惠皇太后別祀奉慈殿七年七月改稱太皇太后 壽安太后之

崩也大學士楊廷和等謂上爲孝宗後不宜爲孝宗之庶母持祖母承重服因摘大明律令孫爲祖服齊衰期年之文以示同官禮部如其議上之上不從令喪制二十七日而除然以廷和等言不頒遺詔僅行二十七日

之服于官中（按異楊廷和議期服事明史本傳不載此據徐氏讀禮通攷引廷和自記中語今讀之實錄禮部所上儀則十三日而除其二十七日則世宗自改服之制中然注廷和之議期服與其自記之文合而明史紀事本末亦云廷和定制哭臨一日喪服十三日而除文穆兩京不以詔天下則是廷和此議雖經禮部据奏而上不從至于不頒遺詔僅行二十七日喪服于宮中則仍從廷和議也今據徐氏讀禮通攷增入

論曰楊廷和等之議本生但議與獻帝后可耳而至于壽安皇太后則憲宗之妃孝宗之庶母而世宗所生之祖母此與本生之祖母無涉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僖公之母成風薨于文公二年春秋書之曰我小

君是于文公爲祖母故文公有三年之服其後漢文帝母薄太后薨于景帝前二年天子朝臣竝居重服斬衰三年（見杜佑通典）此庶祖母承重之例也況明之孝肅周太后者英宗之妃而憲宗之母故憲宗嗣位稱之

曰聖慈仁壽皇太后孝宗嗣位又加尊曰太皇太后此正壽安太后今日之比例然則興獻不可稱帝章聖

不可稱太后而至于壽安則準孝肅周太后之例尊之以太皇太后無嫌也況天子諸侯無斬衰以下之服而孫爲祖父母期乃大夫士父在之服而爲祖母期又祖父在之服

祖母承重在父卒後亦須在祖父卒以後故云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此豈

可以例天子諸侯乎宜其說之卒不能行也

甲子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流劫東兗轉入萊蕪新泰臨城間都指揮楊紀等追及于泰安州之龜山賊據山爲固紀進攻不克臨清指揮僉事楊浩死之賊大掠魯橋勢張甚事聞兵部議魯橋諸關近連曹濮及河南封邱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當之今宜亟遏賊使不得奔突請敕河道侍郎李瓚督率管河管關等官發潁河丁夫晝夜防守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官兵趨山東會勦乃敕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銳選集漢達官兵以備調遣于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敢屯聚往來行劫魚臺金鄉間官軍追至寨里集賊且鬪且行會諸道兵大集就圍之俘斬數百賊乃敗散東土稍甯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不得乃轉掠考城循河西岸至東明長垣餘黨王友賢等流入祥符封邱于是河南及保定巡撫皆告警而御史盧瓊言河冰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宜于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禍延鄰省兵部議以諸道巡撫權位相埒請敕漕運總督俞諫與都督魯綱並提督兩畿山東河南軍務節制諸道軍從之丁卯冬至以肅安皇太后新喪停止慶賀辛未御西角門視事大理寺卿鄭岳言內臣賈金等侵盜倉庫宜寘之法而曲貸之將使左右效尤恣意侵盜及至敗露又圖倖免其害何可勝言且法者人主所與天下共者也事干近倖輒有輕重是法不信于天下矣古人言法行自近始又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故申屠嘉辱鄧通而文帝不以爲忤韓琦安置任守忠而英宗不以爲專前史書之以爲美事陛下宜遠鑒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內官有犯悉聽法司問擬本寺審錄以昭聖世平明之治得報有旨十二月戊寅振陝西山東被寇之民先是陝西數被套寇深入固靖環慶間殺傷以萬計復有陝西流賊百餘人寇掠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等處殺傷指揮瞿相等而山東青州之賊流入東兗二府竝及河南直隸地方于是兵部議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銀振濟詔遣科道官各二員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以六萬給陝西三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

府州縣庫銀佐之 癸未命廷臣議擇壽安皇太后葬地時文武大臣皆言椽子嶺地形高敞可以卜葬而上意欲附近茂陵命興工擇日大學士楊廷和等言宋甯宗欲祔孝宗于裕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謂祖塋之側不宜數興工作驚動神靈今欲耐壽安皇太后于茂陵左右將開金井興大工在天之靈恐有未安且其襟抱疏洩利害所關非細臣等不言是爲負國請如原議不納 戊子陞任山東僉事史道勃大學士楊廷和昔年曾交通逆濠及詔附錢甯江彬等事且言先帝自稱威武大將軍廷和未嘗力爭今于興獻帝一皇字一考字乃欲以去就爭之實爲欺罔廷和自議禮執奏至數十上上忽忽若有所恨左右因乘間言廷和恣無人臣禮而道以給事中出外謂爲廷和所構于是尙書喬宇彭澤等言廷和定策討逆忘身盡忠乃爲奸黨所誣陷不可不治上乃下道于獄以安廷和御史曹嘉論救道竝劾澤等阻塞言路上置不問然于廷和眷亦衰矣 戊戌南京十三道御史方鳳等上疏辯論吏部員外郎方獻夫與張璫霍韜議禮非是及欲爲興獻帝立庶京師尤不可因請黜浮言早定大禮爲獻帝立後祀于安陸章下所司 辛丑刑科都給事中劉濟言故事厥衛有所逮必取原奏情事送刑科簽發稿帖今千戶白壽賁帖至竝無原奏索之不與未便簽發而壽堅執自來駕帖送科皆開寫事略會同署名實不係御批原本兩人列詞竝上而上先入壽言竟紕濟議濟在諫垣久言論侃侃多與權倖相枝梧中官崔文僕李陽鳳坐罪已下刑部上受文愬移之鎮撫濟率六科爭之不聽都督劉暉以奸黨論戎有詔復官甘肅李隆以殺許銘逮入都營免赴鞫濟皆力陳不可上從其言暉奪職隆受訊伏辜后父陳萬言奴何璽毆人至死上命釋之濟執奏曰萬言縱奴殺人得不坐爲幸今竝釋璽等是法不行于戚畹奴也自是濟直聲愈著上亦頗憚之 是月工部尙書陶琰改南京工部以待郎趙瑛代之 是冬戶科給事中張漢卿偕同官上言陛下軫念畿輔莊田之害遣官會勘勅自正德以後投獻及額外侵占者盡以給民王言一布天下孰不誦陛下之仁乃者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至事張希尹勘上涿州薰皮廠安州鷹房草場詔旨留用所司執奏不從非所以全大信昭至公也皮廠起于馬永成鷹房起于谷大用皆奪民業爲之今馬俊趙霏恃藩邸舊恩妄求免革是復蹈永成大用故轍也乞盡還之民而嚴罪俊霏以爲欺罔者戒不納

改異勘莊田事据實

錄皆在是年明史漢卿本傳記其上疏特書之

是歲安南武臣莫登庸自稱安興王初安南黎諱立登庸專

政潛蓄異志黎氏臣鄭綬以諱徒擁虛位別立其族子西榜發兵攻都城諱出走登庸擊破綬兵捕西榜殺之益恃功專恣逼妻諱母迎諱歸目爲太傅仁國公正德之末率兵攻陳曷曷敗走死至是登庸遂自立謀殺諱諱母以告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以免居于清華登庸立其庶弟應遷居海東長慶府方上卽位之初命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詔諭其國至龍州聞其國大亂道不通乃卻還

二年春正月己酉山東流賊三千餘人至考城縣副使李珪都指揮凌備等合擊之斬首數十賊勢少沮退聚

歸德堰中都留守顏愷等

顏三編作顧

禦之會河南守備廖涇等兵亦至俱次郭村涇退縮不進河南新募降賊張

進父子引三百騎馳至愷令與賊對壘進請俟河南兵至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殊死鬪進隊中忽搖旗者三遂先卻賊乘之官軍大潰指揮趙太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御史任洛以聞詔逮愷涇下法司敕巡撫都御史周季鳳陳鳳梧何天衢等督兵平賊自贖仍敕提督軍務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士心重懸賞格以購賊首給事中汪應軫上言弭盜與馭夷不同馭夷之法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卽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填巡以下官俱坐罪兵部議從之 乙卯大祀南郊 丁卯小王子以萬餘騎入沙河堡總兵官杭雄禦卻之 是月大學士楊廷和以史道曹嘉論劾累疏乞休不許上遣中使至第宣諭慰留而嘉等攻之不已語侵內閣竝及喬宇彭澤等于是閣臣毛紀蔣冕尙書毛澄林俊孫交及宇澤等先後乞休俱不允 二月乙亥給事中夏言等以查劾莊田事竣因陳四事其一請改後宮貧郭莊田爲親蠶廠公桑園一請禁戚里一切求請及河南山東奸民獻民田王府者下禮部議以皇城西苑隙地宜桑且合唐苑中之制請建蠶室于此詔姑己之餘如奏行 癸未振遼東旱災 壬辰提督軍務俞諫討山東賊與總兵官曹綱連營進兵遂會河南山東保定巡撫及總理河道侍郎李瓚平之時有司多誣良民爲賊諫審釋無辜竝宥其脅從者皆感泣而去 丙申葬孝惠皇太后于茂陵先是楊廷和等請別擇葬地不從禮官集議侍郎賈誅等乃請定葬地于茂陵元宮之右至是遂附焉 庚

子禮部尚書毛澄致仕先是澄屢疏乞歸上遣使賜藥優詔諭留至是以衰年久疾辭疏懇至乃許之仍賜敕馳驛並歲給廩餼如例澄端亮有學行論事侃侃不撓上欲推尊所生嘗遣中官諭意至長跼稽首澄駭愕急扶之起其人曰上意也上言人孰無父母奈何使我不獲伸必祈公易議因出囊金昇澄澄奮然曰老臣悖辜不能墮典禮獨有一去不與議已耳自是抗疏引疾至五六上既得請力疾就道舟至興濟而卒上雅敬憚澄雖數忤旨而恩禮不衰其卒也深悼惜之贈少傅諡文簡

致異澄致仕及卒見明史本傳實錄系致仕于是月庚子其卒以閏四月今彙書之

三月壬寅

寅給事中安磐上言頃御史曹嘉陳公議辯邪正至以廷臣五十人列爲四等過矣夫以一人之議眾人如唐王珪之論房元齡等本朝解縉之論黃福等皆承上命而品藻之未有出自己意舉在廷縉紳而肆其口吻者也己而戶科給事中毛玉復以爲言先是以閣部乞休降史道爲河南通判至是復出嘉于外謫昌邑知縣

乙巳諳達寇大同

舊作俺答

諳達者韃靼之別部也時小王子最富強徙幕東方分諸部落在西北邊甚眾曰濟農

舊作吉囊

曰諳達者于小王子爲從父行據河套雄黠喜兵爲諸部長至是諳達大舉入總兵杭雄不能禦降旨切

責雄自劾乞解兵柄不許

甲寅奉武宗神主附太廟

戊午賜姚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癸亥御經筵

仍以次日日講時以久旱風霾禮臣疏請修省于是給事中章僑上言陛下高拱清穆之上而付萬幾于章奏之間空文太多未必盡經睿覽臣下得接清光不過早朝頃刻間耳奉天門奏事徒爲觀聽之具文華殿講讀略無問難之言乞舉祖宗故事早朝退班許百官以次啟事經筵日講時賜清問密勿大臣時勤召對仍簡儒臣數十人更番入直便殿以備咨訪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災沴自弭矣上嘉納之

辛未歲星太白同晝見

是月召南京禮部尚書羅欽順爲禮部尚書辭不赴

夏四月壬申朔以災異敕羣臣修省時兩畿山東河

南湖廣江西及嘉興大同成都皆旱赤地千里殍殣載道故有是敕

癸未以宋朱熹裔孫聖爲五經博士奉

祀發源初正德中給事中戴銑汪元錫御史王完等先後言朱子上繼孔子孔子之後有曲阜西安朱子之後

亦有建安發源今建安已置博士其子孫在婺源者宜如衢州孔廟例官其嫡長一人以奉祀詔從之至是乃

以授聖尋以西安訓導席端言令世襲

癸巳命兩京三品以上及撫按官各舉堪任守令者以聞

給事中

張嵩以天戒上言三事一保聖躬一崇正學一務實惠其論崇正學言太監崔文等以左道惑陛下修齋醮奏青詞宜斥其人毀其書日臨講讀親近儒臣加以聖躬之調護有節蠲租之實惠在民庶人心悅而天意回矣章下所司

乙未始命興獻帝家庶享祀樂用八佾初中官蔣榮以上命奉祀安陸請祭器樂舞禮部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樂奏凡再上不允御史黎賁言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祭祀于署官神必不享請選宗室近屬者王之沈灼言古有九世之唐無墓祭之文庶祭宜隆陵祭宜殺今陵祀不用樂鳳陽諸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而是時監生何淵方上言請立世室于太廟東北給事中章僑周瑯皆極言其不可于是詔以先後疏下廷臣會議至是議言帝后尊稱原于聖母之懿旨安陸立祠成于陛下之獨斷情孝已兩盡矣然正統本生義宜有間八佾既用于太廟則安陸庶祀自宜有辨以避二統之嫌時廷臣集議者數四疏留中十餘日特旨竟用八佾

是月廣西思州土官岑猛率兵攻泗城州土舍岑接拔其六寨進薄州城

克之接告急軍門言猛無故與兵猛言接非岑氏後據其祖業欲得所侵地詔總督張嶺勘處以聞給事中張紳以災異偕六科諸臣上疏曰昔成湯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壺崇與女謁盛與苞苴行與讓夫昌與今誠以近事較之快船方減而輒允戴保奏添鎮戍方裁而更聽趙榮分守詔核馬房矣隨格于閣洪之一言詔汰軍匠矣尋奪于監門之羣咻是政不可謂節也未作競于奇巧游手徧于閭閻耕桑時廢缺俯仰之資教化未聞成偷薄之習是民不可謂不失職也兩宮營建採運艱辛或一木而役夫萬千或一椽而廢財十百死亡枕藉之狀呻吟號嘆之聲陛下不得而見聞是宮壺不可謂不崇也奉聖保聖之封莊奉肅奉之號或承恩漸鄰于飛燕或黜慧不下于婉兒內以移至上之性情外以開近習之負倚是女謁不可謂不盛也窮奸之銳雄公肆賂遺而逃籍沒之律極惡之鵬鏜密行請託而連三載之誅錢神靈而王英改問于錦衣關節通而于喜竟漏于禁網是苞苴不可謂不行也獻廟主祀屈府部之議而用諛佞之謀重臣批答乏體貌之宜而入羣小之間上以汨朝廷之是非下以淆人物之邪正是讒夫不可謂不昌也凡此皆成湯之所無而今日之所有是以不憚斧鉞之誅用効責難之義願陛下采納

四月蓋正修省求言時也實錄系之是月庚辰而

疏文不具但云引成湯六事以責時政言甚剴切而已三編亦遺之今據本傳增時上用太監崔文言建齋醮于宮中神方遷禮科上言頃聞紫禁之

內禱祀繁興乾清宮內官十數輩究習經典講誦科儀賞資踰涯寵倖日密此由先朝罪人遺黨若太監崔文輩挾邪術爲嘗試計愚弄陛下而已得肆其奸欺干撓政事牽引羣邪傷太平之業失四海之望陛下悅之以爲可延年已疾耳側聞頃來嬪御女謁充塞宮幃致令怠日講疎召對政令多僻起居愆度小人窺見間隙遂以左道蠱惑夫以齋醮爲足恃而恣欲官壺之間以荒淫爲無傷而邀福邪妄之術甚非古帝王求福不回之道也給事中安磐亦抗疏言曩武宗爲左右所蠱命番僧鎖南輩出入豹房又命內官劉允迎佛西域陛下登極放允囚鎖南奈何甫及二年遽襲前轍不齋則醮月無虛日此豈陛下本意實太監崔文等爲之文鐘鼓厥役負緣冒遷既經降革乃營求還職導陛下至此使貽譏天下後世且其嘗試陛下欲行香則從之欲登壇則從之欲拜疏則又從之無已則導以游幸土木導以征伐方且連類以進伺間以逞臣以爲文可斬也疏入俱報聞政異張紳安磐諫齋醮事見明史本傳傳中敘次皆在二年之前若廷和等上疏在是年閏四月而是時建齋醮已久諸臣先後上疏皆見實錄其不始于閏四月明矣今類書于紳因災異言事之下爲廷和復

諫張

本 閏月乙巳大學士楊廷和上慎始修德十二事而于建齋醮一事首力言之謂祈禱之事帝王弗尙何

況僧道邪妄之書豈可輕信今乃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至屈萬乘之尊親蒞壇場此皆先朝亂政之徒妄勑未盡妄引番漢僧道嘗試上心夫齋醮之事乃異端誑惑藉以爲衣食計者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名雖不同同一虛誕昔梁武帝宋徽宗崇信尊奉無所不至一則餓死臺城一則累爲金虜求福未得反以召禍又如近日劉瑾錢甯輩崇信佛道建造寺宇皆殺身亡家略不蒙祐則其無益有損不待辨矣然則行香拜跪之勞莫如移之以御講筵設醮修齋之費何不移之以周窮困臣等職任輔導不敢不盡其愚惟陛下采納斥遠左右奸人及遠方僧道罷停齋醮及一切冒濫恩賞天下幸甚九卿喬宇等亦言陛下登極詔書首正法王佛子國師禪師之罪榜禁內府宮觀出入引誘之人裁革世善真人爵號及新建寺宇概行拆毀邪正之辨了然甚明今一旦信用妖幻九重之內建立壇場媒瀆神明煩勞聖體不可之大者也夫天生聖人以爲天地神人之主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神人之和應之卽如往者禱雨祈雪之事陛下一念精神隨感隨應何必藉佛力以

禱災誦道經以修福邪疏入皆報曰覽卿等所言具見忠愛朕已知之已而給事中鄭一鵬御史張珩皆以爲言下所司知之 丙午錄四 己未太監崔文家人李陽鳳等求賄于工部匠頭宋鉦不獲因以它事嗾文杖

鉦幾死下法司問未決文訴于上得旨改令鎮撫司訊理尙書林俊等執留不遣力爭不納明日又奏上怒責令陳狀俊言祖宗以刑獄付法司以緝獲奸盜付鎮撫司訊鞫旣得猶必付法司擬罪未有奪取未定之囚反付推問者文乃先朝之漏奸而左道之作偏罪不容誅茲復干內降臣不忍朝廷百五十年紀綱爲此輩壞亂也上憚其言直置之已而都御史金獻民等六科給事中劉濟等十三道御史王約等交章論諫前後章凡十四署名者八十人皆下其章于所司 己巳以亢旱諭禮部禱雨 五月庚午小王子犯密雲入石塘嶺殺指

揮殷隆等四人詔逮治參將霍如忠等 庚辰翰林院編修湛若水上疏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

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修撰呂枏亦以爲言俱報聞 壬午詔修宋臣韓琦范仲淹祠于延州建故吏部

尙書王恕祠于三原命翰林院各擬祠額有司歲時致祭從都御史姚鏌給事中張原請也 丁亥御馬監太

監閻洪乞外豹房永安莊地戶部尙書孫交言先帝以豹房貽禍無窮今洪等欲修復以開游獵之端非臣等所敢聞詔以地十頃給豹房餘令百戶趙愷等佃如故 己丑額布訥犯甘涼 六月辛亥以旱災免直隸

廣平府所屬州縣稅糧 癸丑以災傷免嘉靖元年天下稅糧之半 甲寅日本貢使宗設抵甯波未幾宋素

卿偕瑞佐復至 素卿來貢見正德五年 互爭眞僞素卿賄市舶太監賴恩宴時坐素卿于宗設上船後至者先爲驗發宗

設怒與鬪殺瑞佐焚其舟追素卿至紹興城下素卿竄匿他所免凶黨還甯波所過焚掠執指揮袁璡奪船出海都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沒事聞禮部察素卿勘合係宏治朝素卿訴稱正德朝勘合爲宗設等奪去請敕

素卿還國移咨其王令察勘以聞素卿者即正德間通夷事覺以賂劉瑾免究問者也 並見正德五年 于是給事中張

紳御史熊蘭言素卿罪重不可貸請竝治賴恩交通罪乃下素卿于獄 致異事見明史外國傳特書是年五月

甲寅揭奏至之月日耳惟據傳則執殺袁璡劉錦等似係宗設放去云奪船出海去實錄言素卿竄至慈谿放火大掠遂有執殺璡錦之事與明史小異今仍據傳書之 是月兩畿大名順德鳳

陽廬州徽州安慶浙江嘉興河南開封江西吉安袁州廣信等府州縣旱 秋七月辛未己革錦衣衛旗校王

邦奇屢求復職安誓言邦奇在正德時貪婪搏噬有若虎狼其捕奸盜也株連鍛鍊謂之鑄銅板其緝妖言也誘民從教掩捕無遺謂之種妖言此輩奸黨敗露得保首領亦已幸矣尙敢肆然無忌屢瀆天聽耶宜嚴究治以絕禍源上不能從其後邦奇卒爲大厲如誓言 壬午賜后父都督同知陳萬言第于西安門命工部營造工部言其地逼近宸居閱廣踰制宜裁其半与未下萬言恐不全給伴具疏辭且言丈量規畫皆營繕司郎中葉寬員外翟璘主之上怒乃下寬璘詔獄工部尙書趙璜引罪論救寬璘等章下所司 庚寅刑部尙書林俊致仕俊以耆德重望遇事屢格疏請骸骨凡數上皆不許至是復以老請且上疏曰自古未有不親大臣而能治者我孝宗皇帝天啟其衷大臣如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等時賜宣召帷前咨議移時方退乃嘆曰豈知軍民貧至是又問安得太平如帝王時大夏對言但事事皆如近日與內閣議當而行人之自治孝宗信用其言是以大治今大臣如健大夏者不少陛下宣召果如孝宗事事悉與內閣議之未有不加太子太保有司給具何裨政理伏望陛下用臣之言遂臣之去上曰覽奏懇切忠愛特允所請給驛以歸仍加太子太保有司給廩隸如例 以旱災免山東濟南等府稅糧 甲午調禮科給事中劉最爲廣德州判官先是最劾太監崔文以齋醮蠱惑聖心糜費內帑文請敕最查明侵帑數目至是最言帑銀屬內府司計之臣不能知臣何由知之文欲假難稽之事以掩己過投可乘之隙以搆臣罪此風不可長也上以最不諳事體率意妄言遂有是謫先是南京應天等府旱災御史陶儼請大發內帑及餘鹽贖罰銀兩以備振恤從之是月南畿復大水江淮河並溢漂沒人畜田廬無算吏部侍郎何孟春復條恤災八事曰禁奢靡曰慎賞罰曰減百官俸薪曰革冗費曰廣聽納曰安撫江淮百姓曰不許鄰近州縣還糴曰免來歲被災稅糧上命文武官俸如故餘悉依議 以吏部侍郎汪俊爲禮部尙書以羅欽順不至也 八月庚子進外戚壽甯侯張鶴齡爲昌國公陳萬言爲泰和伯吏部尙書喬宇等言累朝皇太后戚屬無生前封公者且昌國公乃鶴齡父張繼沒後所贈今以父之贈而封子非制也若萬言之封伯比之于繼亦太驟矣不納 南京禮部尙書秦金等言上政不如初者八事因言初